

「日」川村元气

著

果露怡

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教育出版社

我和妈妈 的

最后 一年

为什么和解，
总是比死亡慢一步。



我和妈妈的一年

〔日〕川村元气

著

果露怡

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 / (日) 川村元气著 ; 果露怡
译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22. 3
ISBN 978-7-201-17834-9

I. ①我… II. ①川… ②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1) 第234649号

HYAKKA

Copyright © Genki Kawamura inc. 2019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Genki Kawamura inc.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
图字 02-2021-206 号

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

wo he mama de zuihou yinian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刘 庆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022-23332469
电 子 信 箱 reader@tjrmchs.com

责任编辑 金晓芸
特约编辑 康嘉瑄
产品经理 夏 言
装帧设计 星 野
插图作者 [日]木内达朗

制版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印 数 1-9,000
字 数 140千字
版次印次 2022年3月第1版 2022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80元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打开门，天空一片昏黄。

天上没有半朵云彩，却也看不见太阳。我走下坡道，在尽头处左转。得抓紧时间，泉就快来了。一栋栋民居沿着缓坡次第排开，大小都相差无几。不知从哪户人家传出了钢琴声，是舒曼的《梦幻曲》¹，不过总卡在第二小节。对啊，今天要上钢琴课。小美久，“Fa”和“Re”别弹得太急。不好，到上课时间了，可我必须先去个地方。是哪儿来着？我这是要往哪儿去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我要去车站前面的超市。今晚泉要来，那孩子喜欢牛肉烩饭和甜玉子烧，我要做给他吃，再配上大个的番茄。家里还有没有蛋黄酱来着？保险起见一块儿买了吧。泉要到站了，得赶紧把东西买好，快点儿赶路。傍晚的坡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鞋底踩过柏油路面的啪啪声。一架秋千映入眼帘，生锈的链条摇摇晃晃，兴许刚刚还有小孩子在玩耍。这是

1.《梦幻曲》，舒曼所作十三首《童年情景》中的第七首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陡梯旁的一个小公园，有滑梯、跷跷板和秋千，都被用得很旧了。长长的阶梯往下延伸，尽头处是铁轨，赤红的电车悄无声息疾驰而过。蒲公英色的天幕下，居民楼密密麻麻挤在一起。更远处应该是海，却模模糊糊看不真切。百合子，你想好了吗？我回过回头，爸爸站在跟前。别急，好好想清楚。母亲拿起手帕擦着眼睛。爸爸、妈妈，对不起，可我离不开这孩子。我张开嘴，不知怎么却发不出声，只吐出一阵干巴巴的空气。如果你坚持，那就随你吧。父亲闭上眼，转身走了，母亲也随他而去。我想追过去，脚下却一动也不能动。怎么办？谁来帮帮我！直到再也看不见父母的背影，我才跌坐在秋千上，荡起锈迹斑斑的链子望着天。这时，哗啦一声玻璃破碎的脆响，昏黄的天空冰裂开来，裂缝间露出茫茫一片白。瞬间，地面剧烈晃动，远处的居民楼像多米诺骨牌，一栋一栋轰然倒塌。泉……名字冲口而出。泉！泉！我不停地唤。怎么办？泉应该已经到站了，可是浅叶正在等我。我非去不可，他在等我。洋葱、胡萝卜和牛肉都得买，还有蛋黄酱，可是来不及了。该给小美久上钢琴课了，《梦幻曲》的第二小节，“Fa”和“Re”别弹得太急。爸爸、妈妈，对不起。天空开着纯白的裂口，眼看着暗下来。泛灰的黄色背景上，烟花一个一个地升上天。好奇怪，这些烟花只能看到上半边。我望着接连绽放的半圆，掉下泪来。

这景象，真美啊。

*

到家一看，母亲不见了。

葛西泉走进独门独院的老房子，在玄关边脱鞋边招呼母亲。黑漆漆的走廊只有他的声音在回荡。抬头一看，起居室都没亮灯。二楼也没什么动静。家里凉飕飕的，好像比外面还冷。泉拉起羽绒服拉链。他从车站一路走来，就盼着能进屋暖和暖和，这下却冻得直哆嗦。

泉走进厨房，一股腥臭扑鼻而来。母亲本该在这儿准备晚饭，现在却连人影也没有。打开荧光灯一瞧，小水槽里堆满了没洗的餐具和玻璃杯。炉灶上架着锅，吃剩的白菜就这么搁着。这就怪了，母亲向来喜欢井井有条，东西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。

泉还小的时候，只有母亲病得起不了床，才会是他帮着洗碗。小学放学一回家，泉就把小板凳搬进厨房，踮起脚给海绵打上泡泡。他总共也没洗过几次，却会像干了番大事一样去跟母亲报告。母亲总会支起身子，夸他：“泉真了不起，谢谢你啊。”

有次泉得意忘形，第二天早饭的碗也争着洗，结果手一滑，心里叫糟却还是晚了一步，碗就摔碎了。据说那是母亲年轻时去九州旅游时买的碗，已经爱惜地用了十几年。母亲听见动静赶来，看到水槽里摔成两半的碗，一把拉起泉的手问：“没事吧？伤着没？”血从泉的食指指尖渗出，就像停着一只瓢虫。泉反应过来时，手指已经被母亲含进嘴里。温热的唾液包裹住指尖，泉顿时说不出的内疚，胸口堵得发慌。

泉来到隔壁的起居室，先打开荧光灯，然后是空调和电视。一架用旧的三角钢琴横在中央，几乎霸占了整个房间，一旁拘束地放着小电视和音响。

母亲的生活重心始终离不了钢琴。读完私立音乐大学，她就边以钢琴家身份举办小型演奏会，边在酒店休息室这类地方弹

琴维生。有了泉之后，因为必须有个稳定收入，她就开始教人弹琴。母亲的口碑很好，大家都说“这老师人长得漂亮教得也好”，于是很快在街坊里传开，母亲便收了不少学生。泉起初也学过一阵，可母亲教琴时就像变了个人，十分严苛，钢琴课上的母亲让他害怕。结果等上了小学，泉就说不想再学了。母亲一脸寂寞地说：“其实你不用在意我怎么教，弹自己的就是了。”不过遗憾归遗憾，母亲并没责怪他，因为“音乐本身是自由的”。

发黄的空调呜呜地送出温乎乎的风，夹着些霉臭。泉打了母亲的手机，可是响过六七声就切进了语音留言箱。

窗边的相框里装着一张抓拍，是母子二人温泉旅行时拍的。照片里的泉和母亲穿着浴衣，正并排站在旅馆门口。那是两三年前吧，说不定还要更早些。这是母子俩难得的单独合影。当时在旅馆房间里用餐，母亲吃着大片日本龙虾刺身，不停说：“真好吃，下次还要再来。”泉听得不耐烦，回了句：“行了，知道了。”母亲有些难过地说了声：“抱歉啊。”

泉坐到餐桌前，盯着电视机发起呆，一走神就快一个小时。局促的院子外面，紫色的天空被巨大的居民楼遮着。等到窗外逐渐亮起点点灯火，泉才想起肚子饿了。母亲知道他几点到家，却这么晚还不回来，未免让人有些担心。天已经黑了，外面已经看不到人影。

泉上了二楼走进自己房间，把背包放到床上。这张廉价不锈钢床从高中用到现在，一碰就嘎吱响。书架上摆着不少文库本推理小说，还有外语歌光盘。旁边是一直吃灰的电吉他，没人碰过。这把深褐色的Telecaster是母亲送给泉的。直到大学毕业他都在玩乐队，不过到头来也没什么满意的成果。

木楼梯很陡，泉弓着身子下了楼。起居室的沙发上扔着母亲的围巾，他边打量边走向玄关，蹬上帆布鞋出了门。

泉步下坡道，在尽头处左转。母亲会去哪儿呢？他不由得小跑起来，正好暖和一下身子。路灯照着他吐出的白气，年关将至，街上似乎也格外流光溢彩。一栋栋民宅沿坡而建，家家户户的窗口都透着乳白色的光，依稀传出电视节目里的欢笑声。

泉拐进小巷，打算下楼梯抄近路去车站。他刚握住阶梯扶手，就被一旁公园里摇摆的秋千吸引了视线。

昏暗的路灯，映照出百合子的身影。

她正坐在嘎吱晃动的秋千上，眺望着夜幕下延伸的街景。泉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生怕吓着她。微光落在她的侧脸，映出一道道皱纹。母亲确实老了，同时却有种少女般的纯真。泉已经来到母亲身边，她却还没察觉，只是挂着微笑，依旧注视着街上的灯火，仿佛沉浸在美妙的梦境里。

“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泉轻声问，气还有些喘。

“我啊……必须回去。”

百合子低喃，仿佛在自言自语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得回去啊。”

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”

“啊，抱歉……是泉啊。”

百合子总算回过头，看向泉的双眸泛着水光。泉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母亲眼底是他从未见过的风情。

“吓死我了，回家到处找不着人。”

“不好意思啊，我在超市买东西，结果有些累了。”

百合子说是买了东西，却空着双手。

“待在这儿会感冒的。”

泉来到秋千旁，脱下羽绒服披在百合子肩上。母亲穿着熨过的白衬衫，外面只套了件深蓝色的开衫，就这个季节来说实在过于单薄。

“怎么样？回家喝杯热茶吧？”

“我得去买洋葱和胡萝卜，还有牛肉……”

“那我陪你去车站超市吧。”

百合子应了声“好”，稚气地点点头，接着又望向下方的街景。左右延伸的铁路一眼望不到头，赤红的电车行驶而来。除夕之夜，车厢里看不见乘客，只是格外缓慢地横穿过二人的视野。

车站前有家大超市，规模不亚于小型游乐场。这片街区原本只有小商铺，四年前才引进了这家大型连锁店。这家店从食材到药品、日用杂货，甚至家电和服饰都一应俱全，说它是超市实在有些屈才。可叫百货商场或是购物中心吧，百合子又感觉不自在，索性就一直叫它“车站超市”。

再过几小时就是新年，食品卖场十分冷清。母亲走在前面，脚步好像比平时要快。泉边叫她慢点儿，边推着购物车追在后面。货架上堆放的都是面条调味料，增加抗体的酸奶，还有无麸质食品和所谓的“超级食物”，泉没来的这段时间里，卖的东西已经大不一样了。

泉住的公寓在市中心，周围没有像样的超市，日常吃用都是

从网上下单让快递送上门。购物网站的人工智能很强大，能精准挑出客人从前买过的、下次该买的，或者可能感兴趣的商品，推荐到页面上。只要顺着推荐点进去，三两下就能把东西买全。

百合子匆匆穿梭在货架间，一边嘟囔着“这个不能少，那个也必须买”，一边把番茄、胡萝卜一股脑儿放进深红色购物篮，泉心想：这么多根本吃不完啊。

百合子挑了最贵的一款维也纳香肠放进篮子，泉指着便宜些的想让她换一换，结果母亲笑了：“你小时候就吃这个，不给就哭。”泉纳闷了，自己还闹过这种脾气？怎么完全没印象？

“你从前就是这样，什么事转头就忘。”百合子边说边拿起牛肉烩饭的酱汁，“今天做牛肉烩饭和甜玉子烧，全是你爱吃的。”

泉把满满一大篮东西放到收银台前，百合子从兜里取出钱包。

这是泉在国外免税店买给她的名牌皮夹，此刻却鼓得像个铜锣烧。打开一看，放纸币的地方全是收银小票。以往母亲只要买完东西回家，总会收拾一遍钱包，现在零钱袋却鼓鼓地塞满了硬币。百合子注意到泉盯着钱包的视线，解释说最近有些算不清账，总是给大钞，结果零钱越来越多。百合子垂着眼，难为情地合起了钱包。

“我能去趟三楼吗？”

泉把蔬菜塞进购物袋后问道。歪歪扭扭的袋子眼看要倒，他连忙伸手按住。

“有东西要买？”

百合子把满袋子食材分门别类整理好，堆放成规整的圆形。

“家里太冷了，我想买件保暖内衣睡觉穿。”

“不好意思啊，空调不太好用。”

“没事，是我自己怕冷。”

“你是真怕冷。”

确实，泉不禁失笑。从前他就既怕冷又怕热。读小学那阵，他说过“我只喜欢暖烘烘和凉悠悠”，惹得母亲哭笑不得。

“帮你也买一件？”

“你别操心我，正好我也去逛逛别的东西。”

“那就一刻钟后在入口见吧。”

泉坐电梯上了三楼，找起保暖内衣。店里井然有序，泉边走边意识到自己松了口气。跟母亲相处还不到一个小时，他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哪怕只是走在一起，他都浑身不自在。

泉找到工作就搬了出去，一晃已经过了十五年。虽然两地相隔不过一个半小时的距离，但他和母亲仍然是渐行渐远，如今一年才回来两次。不管怎么说，大过年的总不能让母亲一个人过，于是一起辞旧迎新就成了惯例。只是这几年他跟母亲已经没什么共同语言，最多只是点头应和，所以在一起完全成了熬时间。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，他连话都懒得跟母亲说了。从前明明是他光顾着聊自己的事，不知不觉间就颠倒了过来。

泉拿起印着“极暖”粗体字的保暖内衣，挑起尺寸颜色。一旁正好是女装货架，虽然穿同款感觉有些别扭，他还是帮母亲也拿上一件，一起结了账。

走出电梯，只见母亲正捧着纯白的朱顶红候在超市门口。她的肌肤白如霜雪，仿佛恢复了泉儿时所见的面容。记得每次母亲出席开学典礼或者公开课，老师同学总会说“阿泉妈妈真漂亮”，让他格外得意。

“不好意思，让你等了一会儿。”泉一步步走过去，百合子默默

地摇了摇头，一朵白花托着她的鹅蛋小脸，映衬出温柔的微笑。

“抱歉啊，家里乱得很。”百合子一进家门就收拾起四散在起居室的信件。“这么客气干什么。”泉说着给花拆了包装。餐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银莲花，都要谢了，几片枯黄的花瓣掉在桌上。按说母亲从不会忘记给花瓶换花。泉抽出枯枝，把土黄色的污水倒进水槽，换了清水插上娇嫩的鲜花，整个房间顿时明快起来。

好些洗好的衣物堆在一旁，百合子一件件叠起来。泉走进厨房，把购物袋里的食材拿出来放进冰箱。冰箱里乱七八糟，塞满了保鲜膜包好的剩菜，蔬菜抽屉里是干瘪的菠菜和萝卜，里边躺着个已经全身发黑的香蕉。电饭煲一旁放着两大袋吐司，都没开过封。泉从购物袋里拿出刚买的放下，冲起居室的母亲叫道：

“妈，你买这么多吐司干吗？”

泉指着电饭煲旁的三袋吐司。

“最近总是买重。”

百合子苦笑着把叠成正方形的浴巾堆好。

“还是老样子啊。”

“是啊，也不是现在才有这毛病。”

泉以前也常看到母亲囤货，冰箱里的酸奶或者火腿还没吃完，她又买来一样的往里塞。只是因为泉说过好吃，正好又遇上打折。

等泉出来，换百合子进了厨房，她系起围裙，在水槽边淘好米，用小炉灶熟练地左右开弓，做起了牛肉烩饭和玉子烧。等给锅点上火，她又洗干净生菜切起番茄。

母亲白天教钢琴，晚上还要忙兼职，所以做饭非常麻利。前

脚才见她进厨房，一转眼饭菜就上了桌。泉刚搬出去那阵，也试过同时做好几个菜，结果总是手忙脚乱一团糟。于是他不得不感叹，母亲那简直是魔术。

“要我帮忙吗？”泉问道。百合子顾着案板头也不抬，让他自己去看电视。泉闻着多蜜酱汁的香气，歪在沙发上看起了红白歌会。偶像团队统一戴着红帽子，夸张地尖着嗓子给演歌女歌手助威。演歌歌手挂着难以形容的微笑，也不知是开心还是为难。

不知这是第几次跟母亲一起看红白了。泉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跟母亲搬进来的，那起码该有二十次了。也不知还能再看多少次，十次？二十次？三十次估计是不太可能了。泉这才察觉，母子二人能一起走的路，已经过半。

晨间剧女演员高呼今年的红组是最强阵容，顺便提醒观众别忘了，节目是以红白分组的形式进行对战的。

“女演员下了台都这样。”泉想起上司曾面露得意地跟他说。几年前，泉因为工作关系见过这名女演员。当时她受邀给某电影主题歌拍MV，而泉正好负责那位歌手的宣传工作，也在拍摄现场。无论是试衣服还是拍摄过程中，她都几乎没怎么开过口，有的只是最低限度的寒暄和答复，还有配合角色的几句台词，从不主动说话。因为她在电视上给人的印象是开朗活泼的新生代，所以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很意外。那时泉以为她是初来乍到不习惯音乐制作现场，还挺同情的。不过看她在红白歌对战上高呼的模样，说不定她只是沉迷于自己的演技。无论台上台下，对这位女演员而言，或许都只是一场有趣的戏。“吃饭了。”母亲在身后叫道。

牛肉烩饭热气腾腾，白花花的米饭上淋着香浓的酱汁。法式清汤里，漂着切块的茼蒿。新鲜番茄和生菜沙拉，甜味的玉子烧，紫色诱人的酱油拌茄子，还有水煮胡萝卜和萝卜干。桌上满满都是母亲亲手做的菜。当然，也少不了年味十足的拌萝卜丝和煮鲑鱼。

“真是变魔术啊。”泉感慨着上了桌。

“什么魔术？”百合子边摆筷子边问。

“没什么，这么多菜怎么一眨眼就做好了？”

“吃不下？”

“哪有，看着就有食欲。”

“唉，其实今年我都偷懒了。沙拉只用切了盛好，萝卜干也是买现成的。你别介意。”

“这有什么。”

“本来我是想全都自己做……”

“用不着这么讲究。”

“抱歉啊。”

“你真是……”

“不扫兴了，先吃饭吧。”

两人齐声说了句“开动了”。电视里，评委们坐成一排挨个做着点评，整个起居室里都满溢着播音员激情四射的解说。按家里的规矩，平时吃饭是要关电视的，不过除夕夜可以破例。

牛肉烩饭里的洋葱入口即化，胡萝卜芯还有些硬，裹着红褐色的酱汁，口感堪称一绝。连同米饭一起送进嘴里，些许酸味之后，洋葱和多蜜酱汁的甘甜在舌间扩散。泉手里的勺子根本停不下来，一个劲儿呼呼吹着往嘴里送。母亲做的牛肉烩饭是泉的最

爱，从前那些偷瞄着厨房盼晚饭的日子，顿时历历在目。

等他回过神来，盘子里已经只剩几粒米。百合子问他要不要添饭，泉默默点了头。百合子拿起盘子去了厨房，红白歌会将近尾声，舞台上投映出绚丽的画面，男团正载歌载舞，观众席上爆发出近乎尖叫的欢呼。主持人介绍说，舞台使用了最先进的投影技术，却没解释到底先进在哪里。

饭快吃完的时候，电视画面切换到了银装素裹的寺庙，主持人说还有几分钟就是新年了。泉突然好奇其他台的节目，拿着遥控换起频道。屏幕上大多是今年当红的搞笑艺人或者偶像团体，其中穿插一些新闻主持人和运动员，每个节目都很吵闹，泉没翻几下就调回了刚才的频道。百合子明白他的心思：“反正知道什么时候到新年就行了。”

电视里响起的钟声宣告了新年的到来。

“新年快乐。”百合子低下头道。

泉也回了句：“祝您新年快乐。”这是母子间一年只有一次的敬语。泉有些害臊地笑了，百合子也微笑着说了声：“今年也多多关照。”

泉的手机震了起来，是公司后辈和朋友们接连发来的新年问候。他给回老家探亲的香织发了条信息，马上就收到了回复：

“新年快乐，好好陪妈妈。”

“香织还好吗？”

泉头埋头看着手机，回答说：“她很好，还让我向你问好呢。”

“这样啊，好久没见她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对了，妈你多少岁了？”泉想转移话题，一边捏起桌上剩的鲱鱼一边问她。

“别，我才不想算。”百合子摇着头，把空盘子叠到一起。

“今天不就是算岁数的日子吗？”

“都这把年纪了，算不算都一样。”

“六十九了吧？”

“六十八。”

“哎呀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事，反正你每次都记不住。”

泉带着苦笑注视着母亲的脸色，等她收完餐桌上的盘子抬头看向自己。

“妈，生日快乐。”

元旦是母亲的生日，泉每年都跟百合子一起跨年，为她过生日。

“我的生日谁都记得住，却也总是被人忘了。”

大家都记得她是元旦出生，可到了当天就总忘个一干二净，连句祝福都没有。而且想过生日也不好请人，餐馆又都在歇业。以至于只好拿年夜饭当成是生日蛋糕，把神社的护身符当成是礼物。每当被人问起生日，百合子总会愤愤抱怨一番一月一号过生日有多惨，末了再自嘲一句：“到底生日快乐还是比不过新年快乐啊。”

百合子也有过唯一的慰藉，那是她从前的发小，跟她一样，也是一月一号生日。仿佛天意一般，两人立刻就成了挚友。

泉是十一岁那年，听母亲说到这件事的。

那天，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给母亲送生日礼物。前一天，他在商店街逛来逛去不知选什么好，结果就买了一枝花店里最后卖剩的水仙。百合子接过细长的包装，几不可闻地低喃了一声“谢谢”，

接着出了起居室，好一会儿也没回来。

泉坐立不安，以为选错了礼物，心想早知道就送母亲喜欢的泡芙了。他正后悔，母亲却红着眼睛回来了。“你怎么想到送白花？”母亲问，“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”

“因为就剩这一枝了。”泉老实交代，“要是让我自己选，我也不知道哪种好。”

“真庆幸我是今天生日。”

母亲又一声低喃，来到摆满照片的窗前，拿起其中一张高中时代的照片，讲起了发小的故事。

百合子和发小每年元旦都会两人一起过生日，交换礼物，然后去神社参拜，再一起去电影院看贺岁档。就好像是被上天选中的两个人。她们还一起算过命，说好将来无论幸福或是不幸，都要一起迎接。

然而十七岁那年春天，发小突遇交通事故，撒手人寰。比起悲痛，百合子感到的更多是无所适从。即使去了葬礼，她也还是没有实感。只是感到形影不离的人永远离去，自己也仿佛不再完整。从那以后，百合子也再不相信任何杂志或电视上的占卜。

“共享命运的人先走一步，生日对我早就没了意义。不过在有泉帮我过生日，所以它又有了意义。”

百合子笑着谢过泉，把白花插进了透明的玻璃杯。

每年元旦，泉都会送礼物给母亲，像是手帕啦、茶杯啦，或是发饰吊坠。而从泉送花那天以后，百合子就每天都会在家里插上一枝鲜花。就像是某种约定一样，两人一起时一定有花，花瓶里从没断过色彩。除了那个时候。